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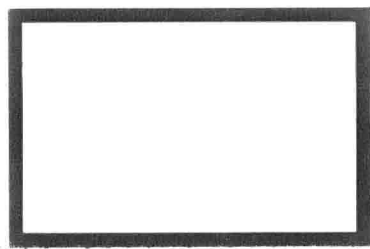
瓷花女

北辰
著

◎如果，每一朵盛开的花，是大地说出的思想
◎那么，每一朵瓷花，就是瓷花女浴火重生的心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瓷花女

北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花女/北辰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08-1660-4

I. ①瓷…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396 号

瓷花女

作 者 北 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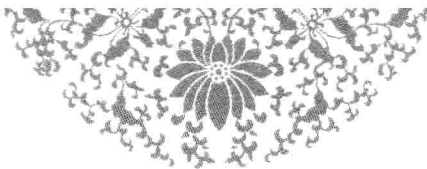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8-1660-4

定 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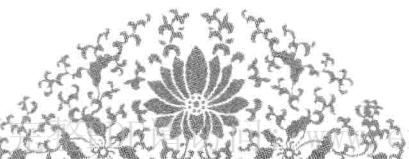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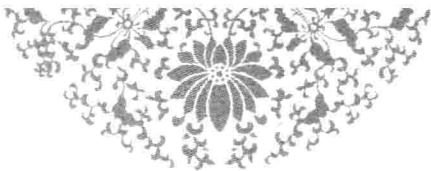
本书获得

泉州市优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



谨以本书
献给我的故乡
以及我钟爱的——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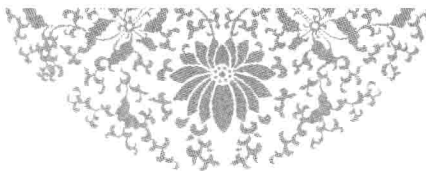




如果,每一朵盛开的花,
是大地说出的思想,
那么,每一朵瓷花,
就是瓷花女浴火重生的心。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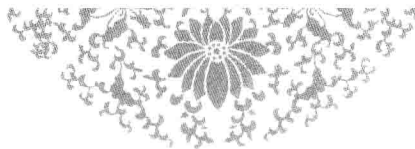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楔子·····	1
二、瓷香女人·····	2
三、瓷花苑·····	19
四、瓷婚·····	34
五、曾氏瓷庄·····	49
六、争艳杯·····	63
七、映月之恋·····	80
八、瓷女青春·····	95
九、人面桃花·····	113
十、夜雨阑珊·····	131
十一、疑窦·····	148
十二、暗伤·····	168
十三、瓷花不言·····	183
十四、蝴蝶来过·····	200
十五、一树寒梅·····	215
十六、听瓷·····	231





十七、时已惘然·····	246
十八、归去来·····	263
十九、瓷之殇·····	278
二十、牡丹劫·····	294
二十一、鬼迷心窍·····	310
二十二、风波起·····	325
二十三、秋意浓·····	340
二十四、忆想斑斑·····	356
二十五、烟花易冷·····	371
二十六、尾声·····	387



一、楔子

这是一个千年古瓷都,沐浴在瓷一般光洁的辉煌中,世代吐纳着泥土化金的梦。

很多人每日起居,处处用瓷,却说不出手心的瓷来自何方;更多人说不出这个以瓷为心脏为精魂的小城名字,但她的瓷之魅惑,早在千年前就曾远渡重洋,弥漫异域他乡;无数远方的仰慕者,听闻东方的瓷之国度,朝圣一般向往、钻研,以为那是一个遍地白瓷脆响,满街瓷香四溢的地方。而真正的瓷都,不显山不露水,不骄不躁,安谧地坐在富含瓷土精魂的山脉深处,在大山的心窝里,一千年拈花微笑,一千年静观尘世,一如观音。

这里的艺术陶瓷作品,闻名于世。历代名家化腐朽为神奇,以细腻净白的瓷土雕塑出佛祖释迦牟尼、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弥勒佛、中国禅宗始祖达摩祖师等宗教艺术瓷作品;以鲜艳动人的颜彩,在白瓷的无限空间上绘出千山万水、人生百态;以敏锐多情的风尘雕刀,在瓷胎上雕画出古往今来的春秋世相……还有一类默默潜活的瓷艺工作者,以女性独有的柔韧和坚强,将心灵之美绽放指尖,捏塑出千万朵走向世界的瓷花,让人间多出一个万分斑斓的瓷花世界。而她们本身,在小小瓷都的日升日落间,过着烟火味的人间悲喜生活。

她们,被称为瓷花女,散溢瓷香的女人。

瓷花,由泥土到花朵,正如从幽暗走向光明;由净白到多彩,正如从平凡走向美丽;由窑炉到人世,正如从痛苦走向涅槃。

瓷花女,何尝不是如此?!





二、瓷香女人

1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也不好说，何云秀但凡是在捏瓷花的间隙，总仿佛听见女儿何玉琳说话的声音，而当她将目光从手心的瓷花抽离，抬头寻找时，周遭若不是瓷花女工们的身影，便是一片虚空。

何云秀意识到什么后，长长叹出的气息，忧郁到几乎能让手心的瓷花落泪。她这是怎么了？生活又怎么了？

如果一味地希望时光倒流，想从头来过，期望弥补什么的话，只怕也是徒然。生活像极了一盘事先录好的磁带，从头播放也只是重复命定的轨迹。何云秀几度要从回放的记忆里，找到能够修改的生活轨迹，到头来，已是惘然。

像剥茧抽丝一般，好不容易挑出丝线的头，那已是年末。

南方冬天，少有的晴暖静谧地笼罩着德安县。

“瓷花苑”工作室里，一名名瓷花女工，巧笑倩兮，巧目盼兮，巧手拈兮。她们的纤指从容揉动，拈起面前的瓷土，一阵轻揉慢捻后，指尖上的瓷土乖顺地被捻成条缕状，再经由一缕缕簇拥成束后，篾刀削去余线，一丛小小花蕊便成了。而此时，瓷花尚未见雏形。

只见篾刀在瓷花女工手中，轻捻慢抚抹复挑，灵动驯服，原本无形无相的瓷土，顷刻间在瓷花女的手中初现端倪。一会儿，就见一片片薄薄的瓷花瓣规规矩矩地排列在瓷花女胸前的工作台上，之后它们会乖巧地伴随瓷花

女纤手的翻飞,依花朵自内向外的花瓣顺序,环绕花蕊,瓣瓣相叠。看,一朵瓷牡丹就神奇地开在瓷花女的手心了。瓷花女明眸审视,将还柔软的瓷花瓣轻轻调整,然后用竹篾片剪去花托余土,再以竹篾尖轻刺花蕊,挑起整朵瓷牡丹,将瓷花底部轻蘸早已调制好的瓷浆,顺手将大朵瓷牡丹粘在面前的一只编织成型的瓷盘中央。

这还只是瓷花工序的第一步。接下来,瓷花女将在瓷盘上进行立体构图,包括以花为主题,依次加入花枝走向、叶片舒展、次花陪衬等,使小小方寸一只瓷盘,生机盎然,明媚动人,耐人寻味。那么这盘瓷花,才算是活的。

尚处于素胎状态的瓷花,还看不出真正的颜色。还有待于进入一千多度的窑火中煅烧,这份淬炼,是为了去除瓷土中的水分,因为水在土中,土便柔软,一旦将水分去除,土方能坚硬成形,而且密度空间缩小。走出窑火的瓷器,将不再受时光变迁而左右,将不惧怕任何烟尘侵蚀,经久不腐。

瓷花亦然。

你看另一名瓷花女,她的面前工作台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缕缕细条薄状的瓷土,别小瞧了这一缕缕的细薄瓷土,她们其实已是花瓣,一头平顺,一头微翘,正在静静等候瓷花女的艺术安排。在瓷花女的竹篾尖一次次轻点之下,蘸上瓷浆的细薄花瓣纷纷飞上瓷盘花蕊,四面环绕,密密地织就一朵怒放的菊花。这道工序需要十足的耐心与绝对平和的心态。只稍一点点不慎,任一花瓣都有可能因脱落而影响全盘。可是,在瓷花女的纤手变幻下,任一花瓣都如事先安排好了一般,服从命运的安排,各司其职,飞上她们原本应该开放的位置,将一份美丽平静地绽放。

瓷都德安县的瓷花,是不分季节开放的。而拥有这份神奇驾驭能力的,非瓷花女不可。她们的巧手与灵心,穿越时间,让瓷花在指尖绽放,无异于让时间凝聚,绽放神奇魅力。

此刻,瓷花苑女工工作室里,正当瓷花女们埋头捏塑瓷花的时候,工作室来了一位青春女孩。

浅色粗线条毛线衣随意搭着黑蓝牛仔褲,一只小巧的双肩小包恰到好处地贴在后背上;脚上一双看似随意搭的平底鞋,却是十分抢眼的苹果绿;一头浓密长发,也是随意扎个马尾;听见有人叫她,回眸答应着,皓齿一露,俩酒窝就轻巧巧地跳上嘴角。呵,这精气神,够清爽!





只见她穿行于瓷花女中间,细看细品,还不时地与女工们在小细节上交流几句。她,就是“瓷花苑”的少主人,何玉琳。

何玉琳和个别女工交流完后,正身面朝大家,拍了拍掌,提醒大家集中注意力,她要发言了。

“请大家暂停一下手中的活儿,我这边有个事儿要说一下。”何玉琳虽然还是个姑娘,但因为少主人的身份,多少还是有些底气和威严的。瓷花女们原本就对她很熟悉,纷纷抬头听她通知事情。

“依照往年的规矩,我们在年终都会进行一次瓷花艺术的评选,以此来鼓励大家对瓷花艺术的创新。一个月以前,我们就通知大家准备了。现在年底,据我了解,大家都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明天,我们将在展厅正式公开地评选大家的辛苦成果!请大家今天就将各自的瓷花作品放到我们的前厅吧!”何玉琳清晰地说完了事情。

有瓷花女举手发问:“玉琳啊,我们没文化,不怕你笑话,做的东西也不敢说是作品,想半天也叫不出名字,怎么办呢?”大家听了,附和起来。

何玉琳小眼珠子转一转,立刻有了主意,莞尔一笑,说:“这个不要紧,取名字是一个作品的关键,如果大家不嫌弃,那就明天由我现场帮大家为作品取名字吧。也好让大家考考我这个小脑袋瓜呀!”她晃悠着脑袋,俏皮地用手指敲敲自己的头,引来众人轻松一笑。

大家纷纷拍手称好。何玉琳接着说:“依惯例呢,我们还要从中评选出几个优秀的作品,给予奖励!同时让所有作品上架待售,所得全部归作者个人!”

“好啊好啊!姑娘爽快!”

“姑娘的主意多,年终可得给我们多发点奖金啊!”

何玉琳频频点头,她心中有数。这“瓷花苑”是何家的产业,是母亲多年来独立支撑的家业,她大学毕业回来,就是为了帮助母亲何云秀把这份瓷花的事业经营好。半年多来,她早已摸透了这其中的深味,而且还越来越顺手了。

在“瓷花苑”忙碌到日暮时分,当家的何云秀一直等到工人们都下了班,她才最后一个走出自己的“何氏工作室”,在工人工作室和瓷窑巡检了一趟,交代看守的工人老周几句话,这才锁了前厅大门,独自回家。日复一日,从未懈怠。“瓷花苑”可是她的心血啊。

回家有些晚,晚饭是女儿何玉琳张罗的。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棉袄,半年来,幸好有何玉琳在身边,照顾何云秀的生活起居,轰都轰不走。何玉琳还没大学毕业回来之前,何云秀一门心思扑在瓷花事业上,一忙起来废寝忘食的,一天吃一次还是两次饭都记不清楚,胃都给折腾出毛病来了。女儿回来后,说什么也不去找工作,就赖在家里不走了,一日三餐雷打不动地逼着何云秀吃饱喝足,她才像管孩子似的松口气。

半年不到,何云秀的气色变好了,精气神也提上来了,感觉青春又回到身上一样,一下子就有发福的迹象。饭桌上,何玉琳跟母亲何云秀汇报了下午到工人车间通知明天评选年度优秀瓷花作品的事。何云秀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一边连连点头称好。当听到女儿说明天她要当着众女工的面为每个作品取名字、作点评之后,何云秀的嘴张成了“O”型,目光惊诧,机械地问说:“这,你也行?”

“什么话呀?老妈,您这都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你,是怕你当众出丑!”

“妈,女儿我也不是吃素的。这么多年在您的瓷花世界熏陶下,怎么也修炼成精了!明天您就瞧好吧!”何玉琳信心满满地表态。

“嗯,天底下也就我这个当妈的能由着你一路胡来!正经的工作也不去找找,你那大学啊,我算是白送你念了!”何云秀假意感叹着,话中不无遗憾。

“听出来啦,老妈!您话里的意思就是嫌我在您老身边太吵了是吧?不过,没用,我赖定您了,我拿着英日双语学位,凭我的精明能干,天底下就没我搞不定的工作。”何玉琳边说边比划一番,大有攘天下之势在手的意思。

“吹吧,你就!小心我早点把你嫁出去,免得我操不完的心!”





“别呀，老妈！我嫁不嫁的，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我想在您老身边待着，照顾您！求求您了，老妈！”何玉琳嘟着小嘴，撒起娇来。

在何云秀的记忆里，女儿是从小就不会撒娇的，坚强独立惯了，不料如今越大越没个正形，知道她是闹着玩呢。

“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的姑奶奶？！你哪回不是自己拿主意啊？当年考大学，报考志愿，你偷偷改成了现在这个专业，好吧，你得逞了！后来你非要改名字，非得把‘曾’姓改成‘何’姓，这我也忍了。现如今你大学毕业了，好好的专业，你又不出去找工作，非得这么成天围着我转，把我当小孩似的看着，我看啊，我生你养你，简直就是给自己培养了一个天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这辈子是专门来管我的。”何云秀不说还好，一说就把陈年旧事都一拖三地带将出来。

何云秀一口气说下来，一点不带含糊的，让人没得插上半句嘴。

何玉琳只在一旁偷笑，差点让饭给呛着。“我说老妈，您真的老了，第一个征兆就是：话多！”

“你再嘴刁，看我不打你！”何云秀伸手就要打，何玉琳往一旁躲了躲，嘴里还犟着说：“我的妈哟，您老歇歇气，生气就老得更快了！”

“我这半年不是老了，是让你给撑胖了，成天煮这个煮那个，还跟逼小学生似的逼着我吃下去，我看我要是再胖下去，就只能到瓷都广场跟那些大妈一起跳广场舞了。”何云秀嗔怒着说。

何玉琳“咯咯咯”地笑，要笑岔气了。“哎呀，因果循环啊，当年我们上学前，您凶神恶煞一般地逼着我跟弟弟吃饭，催饭就跟催命一样急，让我们吃饭像赶着上战场似的，如今啊，我是‘一报还一报’了。哈哈哈……”

“没正经！”

“呵呵，据本姑娘调研，得出结论如下：这半年多来，在我的监督下，您终于认真吃饭，安心睡觉了。您瞧您，气色好多了！眉是眉，眼是眼的，脸上的肉也多了，厂里的姐妹们哪个没夸您啊，都说您终于恢复了‘人形’，听听，您听听，啊，这话说的，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以前我和弟弟不在您身边，您是多么对不起自己啊！”

“你还让不让吃饭啊，再贫嘴，我看这饭就不用吃了，光听你说，就饱了！”

“老妈，您菩萨心肠，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还有啊，我重申一遍啊，改姓‘何’那是我心里向着您老人家，这辈子我都不姓‘曾’啊，人家一颗红心向着党，我是一颗红心向老妈，海枯石烂都不悔！”

“啧啧啧，这话要是让你爷爷你奶奶你爸听到了，肺都要气炸了不可！”

“打住啊！他们气死活该，我还愁他们听不到呢？回头我把我的这番精辟言论录下来，发到网上去，等着哪天看他们气死！谁让他们眼里没我，我压根就不是曾家的种！姑奶奶我呀，要做我自己！关他们鸟事？！改天等弟弟回来，我也跟他说道说道这其中的辛酸，也好让他早早醒悟过来，别从小到大傻不愣登地着了魔道，误入歧途。还是要回归到老妈的正路上，围绕在以老妈为中心的何家事业周围，这才是硬道理啊！”何玉琳一通演说完毕，回头一看，老妈何云秀再一次撑出“O”型嘴，愣在那儿，无话可说。

“老妈，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等着享受我和弟弟的福！”何玉琳最后补充了一句。

“享福？我祈求你别给我添乱就万事大吉了！说正经的，你弟弟什么时候回国？”

“他在 Skype 上给我留言了，过两天的飞机，直接飞厦门，很快就能到家。不过呢，我不喜欢他回来。”

“为什么？”

“您想啊，他那么帅的大小伙一个，他一回来，您老的心都拴到他这宝贝儿子身上去了，眼里哪还有我这小可怜呢？”

“你个丫头片子，满嘴没个正经话，大学都教了你什么呀？学了一身的怪脾气回来，我都不认识你了！”何云秀批评道。

“哈哈，那好吧，何云秀女士，我现在郑重其事地告知于您——”

“有什么屁快放！我怎么有种不安全感？！”

“老妈，我爱您！”

“哎哟！哎哟！我这小心窝啊！”何云秀捂着心口，低下头去，狠狠地喘着！

“妈，妈，您别吓我！”何玉琳一时慌起来，急忙放下碗筷，扑过去。

谁知何云秀突然支起身子，正经地说：“你，这个屁放得——好！”还对着女儿竖起大拇指，说完起身收拾碗筷往厨房去，留下何玉琳愣了一下，恍然





大悟一般，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饭桌旁的一盘瓷花，在灯光下，静静开放，泛着暖暖的光。

3

第二天，晴暖依旧。

对人而言，时间拦不住地往前流淌，永不回头；而对瓷花而言，时间是像花一般开放，然后，静止在美丽时分。

在“瓷花苑”不足四十平米的展厅里，人员毕集。一条红色横幅在展厅的正北方，散发出不容置疑的权威气息，上书：“‘瓷花苑’年度作品评选会”。

展厅中间的空地被布置成正规的会议区间，会场的主席台上，正中央正襟危坐的是“瓷花苑”的公司总经理何云秀，一旁分别坐着公司的出纳、会计等。主席台前的展示位上，整齐地排列着来自“瓷花苑”几十名瓷花女工精心捧献的年度心血作品，姿态万千，令人眼花缭乱。

化着淡妆，一向端庄的何云秀，鬓发梳得一丝不苟，目光清澈地巡遍全场，然后她清清嗓门，对一众瓷花女说：“各位姐妹，大家好！年关近了，今天我们‘瓷花苑’一年一度的优秀作品评选会就要开始了，今天的评选会有个特殊的安排，是我的女儿玉琳提出来的建议，她也想借这个机会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就是当众为大家的作品取个名字。给作品取名字，这对一件好的瓷花作品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大家说说，让她试试好吗？”

“好——”

在瓷花女工的议论声中，只见何玉琳穿出人群，缓步走到展示台前，一件件地看过去，时而轻足小驻，低头细审，时而手抚下巴，抿嘴深思，俨然一副瓷艺专家的模样。场上的人员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十分平静，一切还得等待何玉琳宣布结果。

何云秀实在拿这个女儿没办法，也只好由着她把事情进行下去。她心里倒也十分想看看，这孩子这么多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还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放着好好的研究生学位，不出去找工作，净耗在“瓷花苑”里了，到底她都研究出了什么？



但有一点,何云秀是心中有数,这孩子从小就机灵,还不至于会当众出丑。依往年旧例,“瓷花苑”的年度优秀作品评选会,都是何云秀亲自出马,当众评选。一般也能让一众瓷花女心服口服。如今拗不过何玉琳的主动请缨,那就放手让她试试,看她有怎样的能耐,镇住这一帮经验丰富的瓷花女们。

其实,真要架不住了,何云秀还是会站出来圆场的。当然,果真到那地步的话,也不是坏事,也好让何玉琳碰碰壁,知道个中水深水浅,说不定就乖掉转方向,好好去找工作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样想来,何云秀心里更平静了,坐在主席台上,像一名运筹帷幄的主将,等着先锋官开始分解战情。

何玉琳浏览完展示台,看完所有瓷花女的作品了。她回身对着母亲何云秀扬了扬眉毛,示意可以开始了。

“按顺序,我们从一号作品开始!”何玉琳踱步到一号作品前。“盘线交织细腻,纹路走向清晰,首先,花盘底子可以看出很扎实的功底。盘上的水仙主枝挺拔,花顶微望,有种傲气在其中,分枝为三,两朵小花一枚骨朵,回首向心,互相呼应,使得整件作品主题集中,清新之中又显不俗,花瓣洁净如玉,花蕊圆融天成,可以看出创作之人心之细腻,心之洁净。”

何玉琳评点一号作品时,一旁的瓷花女们纷纷点头称道。一号作品的作者,是跟随何云秀多年的老工人黄淑琴,只见她神情忐忑地看着何玉琳,手指捻着衣角,有点紧张。

何玉琳打开手中的文件夹子,提笔在一张标签上题字,然后撕下来,贴在第一件作品的底座上。原来,她给该作品题写的名字是:《仙子回眸》。何玉琳接着解释道:“水仙,被称为凌波仙子,这件作品的水仙,净如仙子,傲然出尘的姿态中又颇有回望前尘之情,不如用‘回眸’来说出她心中的情愫吧。”

何玉琳话音一落,马上引来一阵掌声。何玉琳回头对母亲一笑,小酒窝调皮地跳着,眉毛一挑,好似在问:怎么样,我还不赖吧?

何云秀微笑着轻轻点头。

何玉琳便接着点评二号作品了。“二号作品的主花是牡丹,但主角却是红顶之风。主色为赵粉的牡丹,花瓣如云,却又坚挺不凡,粉嫩中带着不屈